

遊宦紀聞 舊聞證誤

〔宋〕張世南撰

〔宋〕李心傳撰



游宦紀聞



唐宋史料筆記叢刊
游宦紀聞
張 茂 鵬 點校
舊聞證誤
崔 文 印 點校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)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·6印張·99千字
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數 1—11,000冊
統一書號：11018·906 定價：0.68元



點校說明

游宦紀聞十卷，宋張世南著。世南字光叔，鄱陽人，其事蹟已無從詳考，約爲南宋寧宗（公元一一九五——一二二四年）和理宗（公元一二二五——一二六四年）間人。張氏係當時的文獻故家，曾隨其父官於蜀。他在蜀活動的時間較長，自稱「遊蜀道，徧歷四路數十郡，周旋凡二十餘年」。後又歷遊浙、閩等地。游宦紀聞一書，便是他筆記半生經歷所得的作品。

游宦紀聞卷帙雖不多，僅十卷計一百零八條，但所包括的內容，却很廣泛。舉凡當代掌故，逸聞軼事，風土人情，文物鑑賞，以及藝文，小學，考古，曆法，術數，醫藥，園藝等方面，均有所論及。而又注重實際，不尚空談。如記鄱陽秋薦人數，記蘄春鐵錢監，記謁見刺字，記賜緋借紫，記高麗國使人狀，記楊凝式等條，都富有史料價值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一，稱是書爲「宋末說部之佳本」，是相當正確的。

不過，由於時代的局限性，及當時科學知識的不够發達，書中還有一些神怪迷信（如記紫姑仙，記永福農家子，記著者先伯應考等條），和缺乏科學依據（如論犀牛角，論龍涎香等條）的敘述。另外還有個別的失於詳考之處（如清盧文弨跋文中所指出的幾點）。因此，在閱讀本書時，需要加以分析批判。

點校本書，以知不足齋叢書中十卷本爲底本，參校了稗海中十卷本，說郛中一卷本，宋人百家小說中一卷本，宋人筆記小說大觀中十卷本。凡確屬底本錯誤的，都作了改正，並出校記。又底本中凡避清帝諱之處，如「玄」作「元」，「貞」作「正」等，均一一回改，不另出校記。

知不足齋叢書本的原文裏，有一部分注文。其中一些注文是各本都有的，當係著者自注。對這類注文，仍附在原文內。還有一些注文，是刻人知不足齋叢書時所作的校語。對這類注文，一律標號錄入「校勘記」內，並冠以「原註」字樣。

由於點校者的水平所限，錯誤和不妥之處，在所難免，希望讀者批評指正。

點校者

一九八〇年三月

游宦紀聞序

僕自卬角，隨侍宦游，便登青天，萬里之蜀。及壯走江湖，無寧歲。聞見雖稍廣，性天不靈，隨卽廢忘。紹定改元，適有令原之戚，閉門謝客。因追思，捉筆紀錄，不覺盈軸，以游宦紀聞題之，所以記事實而備遺忘也。嗣有所得，又當傳益之云。鄱陽張世南光叔。

目 録

點校說明	一
游宦紀聞序	三
卷一	一
卷二	二
卷三	三
卷四	三〇
卷五	三九
卷六	四九
卷七	五八
卷八	六七

卷九.....六

卷十.....六

盧文弨跋.....九

游宦紀聞卷一

書云：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。」是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明甚。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，只三百六十日，又有小盡不與焉。世南嘗以此問學曆者，所對皆未精切。其說當以今歲立春，數至來歲立春，恰三百六十有六日。以時刻較之，實三百六十有五日零三時。世南始得其說，未以爲然。取百中經試加稽考，殊無差者。蓋三百六旬有六日，言其凡也。其實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，日行一度，一歲一周天。一歲云者，自今歲冬至，數至明年冬至，凡三百六十五日奇三時，所奇三時，卽四分日之一也。若以十二月計之，不滿三百六十日者，月有小盡，又積其餘，五度有奇，合之以置閏。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，以月行速二十七日有奇，已周天進三十度，與日合朔。合朔之際，卽爲一月。凡一歲十二合朔，故曰十二月。若論期之一，當以氣周斷，不當以十二月斷也。

鄱陽爲郡，文物之盛，甲於江東，無圖經地志。元祐六年，餘干都頡，作七談一編，敘土風人物云：「張仁有篇，徐濯有說，顧雍有論，王德璉有記，今不復存矣。」嘉定乙亥，史守始

延郡之前輩訪問，彙聚而爲圖經，然登載亦未詳盡，如秋薦五十有五人，殊無確然之說。世南嘗聞之先生長者云：「舊額三十五人。自范文正公守此邦，通榜渾化，驟增員數。」此說盛行，牢不可破，是亦口耳之傳。有故舊家藏元祐五年解榜，止三十有三人，在文正公之後。又德興縣開山記載，宣政間，撥弋陽縣建節鄉入本縣，分割苗稅，而信州減兩名解額歸饒。以此可見人言之妄。嘗試考之，蓋自大觀與三舍試，番士寢盛，以在郡學人數定貢士額，歲貢一十八人半。後罷貢法行鄉舉，合三年大比，積計五十五人半，遂爲定制。此說載之國史及法律學令。南渡後，西北流寓士人，每郡科場，各舉二人。紹興丙子罷流寓，入本貫額。諸郡各增其二，惟饒以額寬，故仍舊云。

今日者所用百中經，乃從唐顯慶壬寅年壬寅日積算起。欲知其法，但看某年下得若干數，以六十除之。不及六十數，然後在寅上數上聲一數去聲，逆行問一位，是第二十，下倣此。則知本年正旦，得何日辰。假令辛巳年得十八萬二千九百七十三數，以六數除之，先除三十六十八，除十八萬數，又除四六二二十四，除二千四百，又除六九五五百四十，剩三十三數。自壬寅數到壬申，計三十位。又自壬申數下第三位，則旦日爲甲戌，他倣此。欲知每歲逐月旦日，是何甲子？但取九年前次月望日，卽是後九年前一月旦日，毫髮無差。乃知數學有

捷法，此亦一端也。

圖經、本草，人家最不可缺。醫者處方，則便可知藥性；飲食果菜，則便可知禁忌。然其間有常用之藥，而載以異名，卒難尋究。鄱郡官書，有本草異名一篇。盡取諸藥它名登載，似覺繁冗。今摘常用者書于此。以備博知。

荊芥曰「假蘇香」，附子曰「莎草根」，金鈴子曰「練實」，訶子曰「訶黎勒」。花謝欲結子，爲風吹墮者曰「隨風子」，嘉禾散所用者是也。今醫家只以「緊實小訶子」代之。山藥曰「薯蕷」，一名「玉延」，簡齋嘗作「玉延賦」。蒼耳曰「藁耳實」，馬蘭花曰「蠡實」，仙靈脾曰「淫羊藿」，牛蒡子曰「惡實」，茴香曰「懷香子」，破故紙曰「補骨脂」，乳香曰「薰陸香」，柏子仁曰「柏實」，凌霄花曰「紫葳餘」，甘子曰「菴摩勒」，菱角曰「芰」，蘿蔔曰「萊菔」。已上藥名，間亦有醫者所未盡知。

余童字端蒙，鄱之樂平人，由學省登紹興戊辰第。幼學已能文，同里項氏極愛重之，欲納爲壻，其意未決。余一日來訪，項謂曰：「偶得寫景句云：『杜宇一聲春晝永，午夢驚殘。』子能對否？」余應聲云：「黃鸝百轉曉風清，宿醒消盡。」項大喜，卽以女妻之。仕至廩守。其

族子永之爲世南言，永之亦能詩者。

劉過字改之，能詩詞。流落江湖，酒酣耳熱，出語豪縱，自謂晉、宋間人物。其詩篇警策者，已載江湖集。尤好作「沁園春」。上稼軒詞，已見岳侍郎珂程史，最爲辛所喜。今又得數篇，其一：黃尚書由帥蜀，中閣乃胡給事晉臣之女。過雪堂，行書赤壁賦於壁間。改之從後題一闕，其詞云：「按轡徐驅，兒童聚觀，神仙畫圖。正芹塘雨過，泥香路軟，金蓮自拆。小小籃輿，傍柳題詩，穿花覓句，嗅藥攀條得自如。經行處，有蒼松夾道，不用傳呼。清泉怪石盤紆，信風景江淮各異殊。想東坡賦就，紗籠素壁；西山句好，簾捲晴珠。白玉堂深，黃金印大，無此文君載後車。揮毫處，看淋漓雪壁，真草行書。」後黃知爲劉所作，厚有饋貺。

壽皇銳意親征，大閱禁旅，軍容肅甚。郭杲爲殿巖，從駕還內，都人昉見，一時之盛。改之以詞與郭云：「玉帶猩袍，遙望翠華，馬去似龍。擁千官鱗集，貂蟬爭出；貔貅不斷，萬騎雲從。細柳營開，團花袍窄，人指汾陽郭令公。山西將，算韜鈴有種，五世元戎。旌旗蔽滿寒空，魚陣整、從容虎帳中。想刀明似雪，縱橫脫稍；箭飛如雨，霹靂鳴弓。威撼邊城，氣吞胡虜。」慘慘塵沙吹北風。中興事，看君王神武，駕馭英雄。」郭餽劉，亦踰數十

萬錢。

又送孫季和云：「問信竹湖，孫自號，竹如之何，如何不歸？道吳山越水，無非佳處，來無定止，去亦何爲。莫是秋來，未能忘耳，心與孤雲相伴飛。關情處，向南山寄傲，北澗題詩。人生了事成癡，算世上終無真是非。看雲臺突兀，無君子者；雪堂零落，有美人兮。

疏雨梧桐，微雲河漢，鐘鼎山林無限悲。陽山縣，問昌黎負汝，汝負昌黎。」〔五〕

又嘗於友人張正子處，見改之親筆詞一卷云：「壬子秋，予求牒四明，嘗賦賀新郎與一老娼，至今天下與禁中皆歌之。江西人來，以爲鄧南秀詞，非也。『老去相如倦，向文君，說似而今，如何消遣？衣袂京塵曾染處，空有香紅尚軟。料彼此，魂消腸斷。一枕新涼眠客舍，聽梧桐、疎雨秋風戰。燈暈冷，記重見。樓低不放珠簾捲，晚妝殘、翠蛾狼藉，淚痕留臉。人道愁來須殢酒，無奈愁多酒淺。但託意義焦桐絢扇。莫鼓琵琶江上曲，怕荻花、楓葉俱淒怨。雲萬疊，寸心遠。』」〔六〕改之自號龍洲。

余儔字季倫，號癡齋，吾鄉詩人也。章泉先生雅愛之。作書，使袖訪韓仲止，及門，候謁甚久。將命者出，扣所由來，久猶未出。余題二詩壁間云：「謁人久不出，兀坐如枯菱。蒼頭前致詞，問我何因來？士節久彫喪，人情易嫌猜。本無性命憂，不去安待哉。」其二云：

「名聞由昔者，禮進合欣然。古有不屑教，意令加後鞭。尚書八座貴，吏部一燈傳。驚代文章伯，曾容賈浪仙。」已，乃拂袖去。仲止見詩，遣人追之，余竟不返。余有詩集號蛙吹，藏於家云。

翡翠屑金，人氣粉犀，此物理相感之異者。嘗觀歸田錄，載歐公家有一玉罌，形製甚古且精巧。始得之梅聖俞，以爲碧玉。在潁州時，嘗以示僚屬。坐有兵馬鈴轄鄧保吉者，真宗朝老內臣也，識之曰：「此寶器也，謂之翡翠云。」禁中寶物，皆藏宜春聖庫，庫中有翡翠琖一隻，所以識也。其後，偶以金環於罌腹，信手磨之，金屑紛紛而落，如硯中磨墨，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。

諸藥中，犀最難細搗。必先鎊屑，乃入衆藥中擣之。已而衆藥篩盡，犀屑猶存。偶見一醫僧元達者，解犀爲小塊子，方一寸半許，以極薄紙裹置懷中近肉，以人氣蒸之。候氣薰蒸浹洽，乘熱投臼中急擣，應手如粉，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。今醫工皆莫有知者。

夷堅志載虞雍公自渠州守，召至行在，憩北郭外接待院。因道中冒暑得疾，瀉痢連月。重九日夢至一處，類神仙居，一人被服如仙官，延坐。視壁間有韻語藥方，讀之，其詞曰：

「暑毒在脾，濕氣連脚。不泄則痢，不痢則瘡。獨鍊雄黃，蒸餅和藥。甘草作湯，服之安樂。別法治之，醫家大錯。」如方服之，遂愈。

世南在蜀中，徧訪林下人，求獨鍊法，鮮有能者。忽一日，得青城山道友傳授云：「丹經謂：『捉得龍，伏得雄。』言雄黃見火，則飛走爲烟焰，最難伏也。」其法用雄黃不拘多少，研細。甘鍋火內，煨令通紅，取出。攪雄黃末入焰硝內^{〔九〕}，急用桃枝攪轉，卽成水矣。急傾出瓦礫內，微側礫子，則清者一邊。俟凝取出，去麤者，研細，以宿蒸餅爲元，如菉豆大，每服三元至七元。如前法，服雄黃末一兩，大約用焰硝一錢。此乃丹竈家祕法，得之甚艱。古人云：「施藥不如施方。」故詳記之。

書大字用松煙墨，每患無光彩，而墨易脫。偶得太一宮易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^{〔一〇〕}，果妙。其法以黃明水膠半兩許，用水一小盂，煎至五分，蒸化尤妙。如磨松墨時，以膠水兩蜆殼，研至五色見滓作^{〔二〕}，再添膠水，俟墨濃可書則止。如覺滯筆，人生薑自然汁少許，或鎔膠時，入濃阜角水數滴亦可。

士大夫謁見刺字，古制莫詳。世南家藏石本元祐十六君子墨跡，其間有：「觀，敬賀子

允學士尊兄。正旦，高郵秦觀手狀。「庭堅奉謝子允學士同舍。正月、日，江南黃庭堅手狀。」未謹候謝子允學士兄。二月、日，著作郎兼國史院檢討張耒狀。「補之謹謁謝子允同舍尊兄。正月、日，昭德晁補之狀。」汝礪參候子允校書同舍。「以次凡十六人，皆元祐四年時。惟彭公爲中書舍人，餘皆館職也。」

刺字，或書官職，或書郡里，或稱姓名，或只稱名；既手書之，又稱主人字；且有同舍、尊兄之目。風流氣味，將之以誠。今人觀之，宜泚頰矣。

野處先生，嘗跋此碑，謂子允不知爲誰。嘗考之，常立字子允，當時亦在館中，當是謁常無疑，而野處偶未詳也。

世南家又藏彭公北山編紙，皆治平四年，士夫往還書狀。有「醫博士程昉：右叻謹祇候參節推狀元，伏聽裁旨，牒件如前，謹牒。治平四年九月、日，醫博士程昉牒。」如此類者數紙。如冬至、年節、月旦，凡在外官，皆以狀至。其長吏有賀冬狀一幅云：「泗州軍事推官將仕郎，試祕書省校書郎，權保信軍節度推官彭汝礪，右某啓：伏以暑運推移，日南長至。恭惟發運學士，膺時納祐，與國同休。某限以職局所拘，不遑躬詣堦墀，祇候陳賀下情，無任惶懼之至，謹具狀申聞。謹錄狀上，牒件狀如前。謹牒。年、月、日，具位某牒。」與今大異。

今醫家脩製藥品，往往一遵古法，如本草炮炙，及許學士方前所載，亦既詳矣。世南在蜀得數法，頗出古人意表；如麥門冬去心，古法，湯泡少時則易去，今只以銀石銚火上微焙，隨手漸剝，極易爲力，又不爲湯漬去藥味。

乳香沒藥最難研，若作元子藥，則以乳鉢研略細，更入酒或水研，頃刻如泥，更無滓脚。若酒糊元，則入酒研；若以麪，則入水研，甚省力而易細，且不飛走、虧耗分兩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原註：案龍洲詞題云：「蘇州黃尚書同夫人惠齋遊報恩寺。」皇宋書錄載此詞，「按轡」作「緩轡」，「自拆」作「自策」，「覓句」作「勸酒」，「蒼松」作「松篁」，「信風景」作「算風景」，「想東坡賦就」作「記東坡賦好」，「素壁」作「舊壁」，「句好」作「句妙」，「晴珠」作「晴虛」，「揮毫處」作「盃行處」，「雪壁」作「醉墨」。按明毛晉刻宋六十名家詞中龍洲詞載此闕，除原註校出者外，尚有以下幾處：「正芹塘」作「放芹塘」，「泥香」作「芹香」，「經行處」作「山行處」，「清泉怪石」作「清泉石下」，看「淋漓雪壁」作「相淋漓醉墨」。又原註中惠齋毛刻本作「春聚」。

〔二〕氣吞強敵「強敵」稗海本作「胡虜」。按清代前期刻書，對「胡虜」、「狄」、「夷」等字樣，均有所諱避，往往更改。稗海系明刻，當從之，據改。